從《世界城市圖》看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歐洲的旅遊

宋純慧

一、《世界城市圖》概述

《世界城市圖》（Civitates Orbis Terrarum）於1572年至1617年在歐洲出版，出版內容為六大冊的世界城市圖像，編排形式是圖像搭配文字，帶領讀者探索世界城市。這六大冊的城市圖像，除了第一冊在安特衛普（Antwerp）出版外，其餘五冊在科隆（Cologne）出版，各冊的出版時間、圖版數及名稱演變如下表：

冊數	出版時間	圖版數	名稱
I	1572	58（59）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II	1575	59	De praecipuis totius universi urbibus liber secundus
III	1581	59	Urbium praecipuarum totius mundi liber tertius
IV	c. 1588	59	Liber quartus urbium praecipuarum totius mundi
V	c. 1598	69	Urbium praecipuarum mundi theatrum quintum
VI	1617	58	Theatri praecipuarum totius mundi liber sextus

《世界城市圖》各冊的出版時間、圖版數及名稱演變

從表中可看出，雖然只有第一冊命名為《世界城市圖》，但一般仍習慣將這一系列的圖冊稱為《世界城市圖》。《世界城市圖》的出版商為Georg Braun（1541-1622）和Franz Hogenberg（1535-1590）。關於《世界城市圖》出版的目的，出版商Georg Braun在第三冊出版時宣稱《世界城市圖》可做為「旅行的替代」，讓讀者可以臥遊（armchair travel），既能旅遊，又能免除旅遊時的危險。在《世界城市圖》中最受矚目的畫家是Joris Hoefnagel（1542-1601），他可以說是《世界城市圖》的核心，他遊歷法、西、英、義等地，為《世界城市圖》提供許多城市圖像，圖1-1、圖1-2是Joris Hoefnagel的畫作，從圖像中可以看出Joris Hoefnagel的風格。

圖1-1為法國的杜爾（Tours）。圖像中左下角有一畫家，畫家將工作中的自己也畫在圖像

圖1-1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Tours

圖1-2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Angers

中。畫家帶領讀者、旅者如何觀看城市。在前景的部分也可看到畫家畫出了當地人物的服裝。圖1-2為法國的昂傑（Angers），圖像中的前景繪有當地特有的採石業（slate）。Joris Hoefnagel的畫作，視點通常不是太高，但常有一種對地景廣濶的構圖與描繪，他提供的不僅是一地的實用知識，也是一場視覺旅程，交換經驗，探索世界，他邀請觀者享受視覺旅程，在畫作中享受自然和文化旅程。

分析六冊的《世界城市圖》可以發現，首先，城市編排有一定順序，大抵是從英國開始，接著伊比利半島、法國、尼德蘭、德國、北歐、東歐、東南歐、義大利等。再者，美洲城市出現在第一冊，第一、二冊中包含了非歐洲的城市。最後，隨著圖冊的陸續出版，就歐洲的部分，逐漸擴展至北歐、東歐、東南歐等地。隨著越來越多城市被收錄於圖冊中，也意謂著疆界的擴大，旅遊的興起。

二、《世界城市圖》所代表的時代意義

首先，《世界城市圖》出版的時代是世俗旅遊興起的時代，Theodor Zwinger（1533-1588）、Hieronymous Turler（c.1520-c.1602）、Hugo Blotius（1534-1608）等人文學者出版不少關於旅遊的論述，教人如何將旅遊時得到的知識予以系統化，《世界城市圖》的出版顯然符合當時的氛圍。出版商透過圖像的編輯將旅遊予以普及化和系統化。然而，當世俗旅遊興起時，歐洲卻也面臨了宗教改革後的戰爭頻繁。從圖冊的出版商分屬新舊教派、出版地轉移及圖像內容看來，在在都透露著當時的動盪不安，《世界城市圖》其實是當時旅遊興起及困難的寫照。

再者，在15世紀早期，城市原來是當做畫作中的背景，最初裝飾的意味較濃。然而， 15世紀後半期起，有關城市規劃及理想城市的論述逐漸流行，16世紀風靡歐洲。從《世界城市圖》中出版者為了迎合市場的需求而想增加方言版或拆成單張販賣來增加銷量，我們可以知道《世界城市圖》是想迎合讀者的，所以畫作內容以城市為主題，可以看出此時無論臥遊或是真實的旅遊，應該都以城市旅遊為中心，人類對於自身創造出的環境有高度的興趣。

城市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環境，反映的其實就是人類自身。雖然16世紀初，隨著新調查工具及方法的改進，加速了城市的調查工作，但《世界城市圖》中許多圖像視野非常高，Lucia認為，以當時的技術根本無法出現那麼高的視點，很多城市的畫作是根據一些既有的基礎，然後在工匠的桌上「創造」出來的，Lucia認為，畫家們利用了一些手法及幻象（ illusion）去滿足大家的期待，創造了一個神才能看到的視野。然而，即使圖像某種程度是「創造」的，卻也承載了時代精神，反映了人類如何看待城市，如何看待自身。從高處俯視城市全景時，城市全景盡收眼底，人類創造了一個屬於神才能看到的視野，而這樣的視野多半帶有讚嘆的意味，其實也是讚嘆人類創造出來的環境。從圖像中看來，人類不僅對自身充滿自信，也對自身創造出來的環境頗具信心。

《世界城市圖》儘管畫作內容有些參差不齊，但整體而言是一個地方、知識、視覺「百科全書式的收集」（ encyclopedic），收集城市來再現這個世界。而此時也正是歐洲對新世界的調查及新知識的編纂很重視的時代。《世界城市圖》畫有城市的歷史、城市的根源、郊區的景觀、建築物及防禦工事、貿易網絡、優秀人物、當地食物、服裝，含有任何能夠激起讀者興趣的事，出版商透過文字搭配圖像，讓臥遊者或旅者，以圖像來整合新知識，而圖集的形式也能讓讀者收藏世界。

三、《世界城市圖》中旅遊概念的評析

《世界城市圖》不僅兼具文藝復興時期文化的價值，在那個宗教及政治動亂的年代裡，《世界城市圖》提供了看似各自獨立，但卻又緊密配合的城市圖像。歐洲及歐洲以外的世界都在《世界城市圖》的收集範圍內，歐洲人的國際觀拓展中，然而在跨越疆界，國際觀的拓展中，有一值得特別注意之處。

圖3-1為西班牙的塞維爾（Seville）。在圖像的左下角處，有兩位著黑衣的人物，由衣著來判斷是摩爾人。畫家將塞維爾的歷史巧妙融入畫作中，企圖告訴觀者，這曾是一座摩爾人的城市。可是這兩位摩爾人，一位低頭凝視，另一位則回顧塞維爾，而且與城市明顯有一段距離。圖像中央高聳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則是建在清真寺的舊址上，當教堂取代清真寺，摩爾人遭到驅逐，在圖像中透露出「自我」與「他者」不同的概念，如同基督徒之於伊斯蘭教徒。

圖3-2為土耳其的伊斯坦堡（Istanbul）。畫家在圖像的下方除了以歷代鄂圖曼土耳其的蘇丹做為裝飾外，更畫上了蘇丹及其士兵的出巡圖，畫家選擇以蘇丹及士兵做為圖像的裝飾筆者認為並非偶然。若回顧當時歐洲基督教世界對土耳其人的評論，可以找到些蛛絲馬跡。土耳其人上從君主，下至整個群體，被西方認為是野蠻而好戰，因此，圖像中出現了蘇丹及其士兵與當時西方世界對土耳其人的想像及看法是一致的。伊斯坦堡的城市圖像也建構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二元對立，「自我」與「他者」的界限明顯。

圖3-3為南美洲的庫斯科（Cuzco）。庫斯科曾是印加帝國（The Inca Empire）的首都。1533年對庫斯科是關鍵的一年，因為西班牙 Francisco Pizarro的軍隊進入這座城市。在西班牙眼中，最感興趣的是大量的金銀，西班牙殺了最後一個印加王，並掠奪了這座城市。 1572年Georg Braun的版本是16世紀時歐洲唯一可見的庫斯科版本，太陽神殿在左方，而庫斯科王坐在轎子上，由披頭散髮、赤腳的士兵抬轎，增加了讀者的興趣，我們無法得知其正確性有多高，但圖像中很明顯的，城牆和城門看來是歐洲式的。

圖3-4為印度的卡里庫特（ Calicut），商船聚集確實點出了卡里庫特港口的特性。圖像中對這個城市的描繪可以拆解為兩部份。首先，圖像的左方有間飄揚著旗幟的葡萄牙工廠，看來堅固且外有帶武器的士兵守衛著，士兵的看守可能也是為了防衛其他歐洲的競爭者。歐洲人出現在這個東方城市的意像很明顯。右方部份則以當地住民為描繪對象。除了葡萄牙工廠外，圖像中其他房舍的屋頂以紅瓦描繪，實際上這是當時西歐的流行式樣，而許多的高塔也以哥德式（ Gothic）的樣式出現，圖像中除了展現這個東方城市的面

圖3-1 Seville

圖3-2 Istanbul

圖3-3 Cuzco

貌，卻也同時透露了歐洲中心的思維架構。圖像中除了葡萄牙士兵穿著整齊外，許多當地住民為衣不蔽體，且在圖像中有住民站立於大象上，形象怪異，畫家以叢林、大象及衣不蔽體建構了東方形象。新興的帝國主義，隨著地理大發現的腳步來到東方世界，然而這些前來東方的歐洲人都慣用西方人或自己眼光或想像來審視東方的事物。從塞維爾、伊斯坦堡、庫斯科、卡里庫特的城市圖像，都可以發現當歐洲人在跨越疆界時，由自身的想像出發，對他者缺乏客觀的建構。

四、結語

《世界城市圖》的出版符合當時的時代氛圍，旅行興起，旅行種類更加多元。然而許多的因素使得旅行對大多數人仍屬不易，從圖像看來，高聳的城牆暗示著頻繁的戰爭。除了面對歐洲內部的宗教戰爭，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也讓歐洲人懼怕，從圖像中加上人像以防止城市圖像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可略之一二。因此《世界城市圖》提供了一個讓讀者臥遊的機會，臥遊歐洲、亞洲、非洲及美洲。透過圖像可以發現，此時的歐洲人展現無比的自信及優越感，由高處俯視整座城市，見證人類力量的偉大，而以幾何學規劃的理想城市也反映人類企圖透過自身的力量去掌控其生活環境。在圖像中也看到了歐洲人對於新事物的好奇心，除了了解，歐洲人更熱衷「收藏世界」。

圖3-4 Calicut

《世界城市圖》做為帶領讀者旅行或臥遊的工具及參考，然而圖像卻非中立，旅行做為一種跨越疆界的行為，而跨越疆界時的經驗差異，不僅是了解他者與世界的基本根據，也提供了自我與他者相遇的最好機會。 16-17世紀，歐洲人的對外擴張使他們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社會型態，在新的擴張中，新的他者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從《世界城市圖》圖像來看，當歐洲人在跨越疆界與他者相遇時，歐洲以外的世界仍以歐洲人的想像及看法被呈現著，圖像中我們的確看到了歐洲人對於新事物的好奇與學習，然而多數時間裡，卻是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去旅行，圖像中也呈現了當時歐洲人如何看待他者。《世界城市圖》透過百科全書式的再現技巧來呈現他者，他者包含歐洲以外的世界—亞洲、美洲，也包含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伊斯蘭教徒，圖像中的他者，歐洲以外的世界仍以歐洲的想像被呈現、被凝視、被探索，圖像的細節中已透露出前現代的歐洲人建構出一個自信且優越的自我。

五、主要參考文獻

Nuti, Lucia. (1994). The Perspective Pl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Invention of a Representational Language, the Art Bulletin, 76(1): 105-128.

Stagel, J. (1995). A History of Curiosity: The Theory of Travel 1550-1800. Chur, Harwood.

Robey, J. (2006). From the City Witnessed to the Community Dreamed: The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and the Circle of Abraham Ortelius and Joris Hoefnag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Master.

Füssel, S., Koolhaas., Rem (2008). Citites of the World: 363 Enfravings Revolutionize the View of the World;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Colour Plates of 1572-1617. Köln, Taschen.

Swift. Michael, K. A. (2008). Cities of the Renaissance World: Maps from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 Book Sales.

（本文作者畢業於臺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